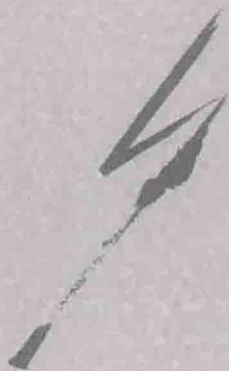


孤独
旅者



*a mishmash of life as lived
by an independent, educated, peaceless
freak going anywhere*

杰克·凯鲁亚克 著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ACK
KEROUAC

独
旅者



杰克·凯鲁亚克 著
黄勇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旅者 / (美) 凯鲁亚克(Kerouac, J.)著; 黄
勇民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1

(凯鲁亚克文集)

书名原文: Lonesome Traveler

ISBN 978-7-5327-6746-5

I. ①孤… II. ①凯…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2335 号

Jack Kerouac

Lonesome Traveler

Copyright © 1960 by Jack Kerouac

Copyright © renewed 1988 by Grove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 Inc.

through Andrew Num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4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图字: 09-2011-541 号

孤独旅者
Lonesome Traveler

Jack Kerouac
杰克·凯鲁亚克 著
黄勇民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 姝
装帧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 平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28,000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6746-5/I·4074

定价: 3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39907745

JACK
KEROUAC

作者导言

姓 名 杰克·凯鲁亚克

国 籍 法裔美国人

出 生 地 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市

出生日期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

教 育（就读学校、所学专业课程、学位及学习时间）

（马萨诸塞州）洛厄尔中学、霍勒斯·曼男校^①、哥伦比亚大学（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二年）、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文科，未获学位（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九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马克·范·多伦^②的英语课上获得“A”（莎士比亚课程）。在哥伦比亚大学化学课程考试不及格。在霍勒斯·曼男校平均分数九十二分（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多个大学橄榄球队队员，也是径赛、棒球、国际象棋队队员。

婚姻状况 未婚

子女状况 无子女

主要职业和/或工作概述

各种工作。简述如下：轮船厨师下手、加油站服务员、轮船普通水手、报纸体育新闻记者（《洛厄尔太阳报》）、铁路司闸员、纽约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电影剧本概要撰写员、冷饮柜售货员、铁路调车场职工、铁路行李搬运工、采棉工、家具搬运工帮手、五角大

楼金属薄板学徒（一九四二年）、林务局林火瞭望员（一九五六年）、建筑工人（一九四一年）。

兴趣爱好

我发明了我自己的棒球游戏，用纸牌玩，特别复杂，在八支俱乐部球队间进行，整个赛季共一百五十四场比赛，包括所有数据：击球平均数、ERA^③等等。

体育运动 爱好所有体育活动（网球、长曲棍球和战术讲解除外）

特别爱好 年轻姑娘

请简述你的生平

我有过美好的童年。父亲是马萨诸塞州洛厄尔一名印刷业者。我整天在田野和河畔漫游，在房间里写短篇小说，十一岁写了第一部小说，也坚持记题材广泛的日记、编写“报纸”，报道我自己发明的赛马、棒球和足球世界（小说《萨克斯博士》中有记载）。在洛厄尔市圣若瑟教会学校从耶稣会会士处受到良好的早期教育，使我后来在公立学校里跳过六年级；孩提时代曾与家人一起旅行去魁北克的蒙特利尔；十一岁时，（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市长赠送我一匹唤作“比利·怀特”的骏马，我让所有邻居的孩子都来骑，结果马惊跑了。夜间与我母亲和伯母一起在新英格兰的古树下长距离散步，倾听她们说长道短。十七岁时，在当地一位年轻诗人的影响下，决心成为一名作家，他名叫塞巴斯蒂安·桑帕斯，后来死于意

① Horace Mann School, 美国纽约一所独立预备学校，建于1887年，是常青藤预备学校联盟成员。

② Mark Van Doren (1894—1972), 美国诗人、作家、批评家、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③ earned run average, 自责分率，又称防御率，指投手平均每场所失的自责分。

大利安齐奥滩头堡；十八岁时，读了杰克·伦敦的传记，决心也要当个冒险家、一个孤独的旅行者；早年的文学影响来自萨洛扬^①；而后是沃尔夫^②（在哥伦比亚大学新生棒球队腿部骨折后，读了托马斯·沃尔夫，拄着拐杖漫游了他的纽约）。受哥哥吉拉德·凯鲁亚克的影响，他九岁去世，当时我四岁，童年时他是个大画家（他的确是大画家——修女们也说哥哥会成为一个圣人，即将出版的小说《吉拉德的幻象》叙述了他的故事）。我父亲是个绝对诚实的人，总是乐呵呵的；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对罗斯福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非常失望，死于脾癌。母亲还活着，我与她一起过着一种隐修苦行般的生活，这使我能够想写多少就写多少。不过，我也在路上写，写我当流浪汉、当铁路工、浪迹墨西哥、漫游欧洲（就像《孤独旅者》所记叙的那样）。姐姐卡罗琳，现已嫁给北卡罗来纳州亨德森的小保罗·E·布莱克，一个政府反导弹技术员——她有个儿子，我的外甥，名叫小保罗，他叫我杰克舅舅，很喜欢我。我母亲的名字叫加布丽埃勒，从她有关蒙特利尔和新罕布什尔的一个个长故事中，我学会了所有自然而然讲故事的本领。我的家族可追溯到法国的布列塔尼半岛人，第一位北美祖先是布列塔尼半岛康沃尔的亚历山大·路易·勒布里·德·凯鲁亚克男爵，一七五〇年左右，沃尔夫^③战胜蒙卡尔姆^④后，他也随之被赐予卢普河沿岸的土地；

① William Saroyan (1908—1981)，美国剧作家、小说家，主要作品有《我的心在高原》、《人间喜剧》等。

② Thomas Wolfe (1900—1938)，美国小说家，著有自传体小说《天使望故乡》等。

③ James Wolfe (1727—1759)，英国将军，曾任远征魁北克英军司令，指挥英军大败法军，本人负重伤死去。

④ Louis Joseph de Montcalm (1712—1759)，法国将军，1756年至1759年任驻加拿大法军司令，与沃尔夫率领的英军在魁北克交战，战败，负重伤而死。

他的后裔与印第安人通婚（莫霍克人和考纳瓦加人），成为种土豆的农民；第一位美国后裔是我的祖父让-巴普蒂斯特·凯鲁亚克，新罕布什尔州纳舒厄的木匠。我父亲的母亲是一个与探险家伯尼尔有亲缘关系的伯尼尔家族的人，父亲这边的亲属都是布列塔尼半岛人。我母亲有个法国诺曼人名字：莱韦克。

我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小说《乡镇与城市》用传统方式写成，过程漫长，反复修改，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花了三年时间，一九五〇年由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出版。随后我发现了“自发式”散文并开始创作，比如三夜写出《地下人》、三星期写出《在路上》。

我毕生都在独自阅读和学习研究。在哥伦比亚大学创了逃课记录：为的是待在宿舍房间里写每日剧本、阅读路易-费迪南德·塞利纳^①等人的书籍，而不是课程必读的“经典著作”。

我能独立思考。人称有着“赤裸裸无穷尽散文才智”的“癫狂浪人和天使”。也是诗人，写有《墨西哥城蓝调》（一九五九年，格罗夫出版社）。总认为写作是我在地球上的职责。也宣扬普世的仁慈宽容，歇斯底里的批评家们未能注意到，以我真实经历为基础的“垮掉的一代”小说中疯狂的行为里包含着这种理念。实际上，我不是“垮掉”，而是古怪、孤独、疯狂、宽容、不可思议……

最终计划 隐居树林，平静写作安度晚年，忘情地渴望天堂（每个人迟早也会去那里）……

对当今世界最喜欢抱怨的是 “尊贵”者滑稽可笑的行为……因为

^① Louis-Ferdinand Céline (1894—1961)，法国小说家，著有《长夜行》、《缓期死亡》等。

他们从不认真对待任何事情，所以正在摧毁古老的人类感情，这种感情比《时代周刊》还要久远……戴夫·加罗伟^①们正在嘲笑白色的鸽子……

请概述本书，你认为本书涵盖的范围和写作的目的

《孤独旅者》是一本发表过和未发表的文章的合集，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旅行。

从美国南部到东海岸再到西海岸再到偏远的西北部，足迹遍及墨西哥、非洲摩洛哥、巴黎、伦敦，乘船横渡两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遇到各色各样有趣的人们和城市。

铁路工作，海上工作，神秘主义，深山工作，好色滥情，唯我主义，自我放纵，斗牛，毒品，教堂，艺术博物馆，城市街道，生活大杂烩，一个独立自主、受过教育、身无分文、四海为家的浪子所过的生活。

它的范围和目的只是诗意，或者说，自然的描述。

^① David Cunningham “Dave” Garroway (1913—1982)，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今日》(Today) 的节目主持人。

目 录

作者导言	I
无家夜晚的码头.....	1
墨西哥农民	22
铁路大地.....	40
厨海庸人.....	91
纽约所见	112
独居山巅	129
畅游欧洲	145
逐渐消失的美国流浪汉	185

无家夜晚的码头

在我们大家上天堂之前，
这里，在这黑暗的人间，
形形色色的美国幻景，
所有的免费搭车旅行，
所有的攀爬火车远行，
穿越墨西哥和加拿大边境，
殊途同归，
回归美利坚……

让我们从我滑稽可笑的样子开始吧：一九五一年潮湿阴冷雾气朦胧的圣诞之夜，空气中弥漫着炼油厂散发出的气味，就像燃烧的橡胶，好似太平洋女巫^①变出的神秘怪味；我费力地走着，在我左侧不远处的太平洋上，古老陈旧的港湾里，油晃晃的桶状海潮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去拥抱那些泛着白沫的标杆灯柱；远处，在熨斗形的浪峰上，盏盏灯光在涌动的海浪里哀号，还有那一艘艘大轮船和小贩船上的灯火也在晃动，它们要么越驶越近，要么渐渐远离美利坚大陆这最后的港湾；我费力地穿过永远讨人喜欢的圣佩德罗^②滨水区那一片片荒凉昏暗的码头货栈区，我的衣领竖立，紧贴脖子，衣领外面围块手帕扎紧，还算暖和。远处，在那昏暗的大洋

里，在那荒凉的海面上，隐没在海里的蜗轮旋转着渐行渐近，就像大海女巫枕着忧伤的沙发般浪潮，悠然自得，飞驰而来；然而，她的头发飘散着，她正在去寻找恋人们深红色欢愉的路上，然后将之吞噬，它的名字叫“死亡”，厄运和死亡之船，“SS 流浪者”号，橘黄色的吊杆，黑色的油漆，此刻像幽灵一样，正渐行渐近，除了引擎发出的巨大隆隆声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一点声响，等待着人们在圣佩德罗码头用绞船索拽近靠岸；它从纽约出发，穿越巴拿马运河，刚刚结束一次航程；船上有我的老朋友，我们暂且叫他丹尼·布鲁，他答应如果我搭乘公共汽车在美洲大陆上旅行三千英里，就让我上船，乘船完成周游世界的剩余旅程。既然我身体状况不错，又开始流浪，而且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可做，只有怀着虚幻之心，郁闷地在真实的美国大地上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我急于且乐意到这艘可笑的旧上当一名嗅觉失灵干粗活的厨工或者洗碗碟的仆人，那样我就能在香港某家男子服装店给自己再买一件时髦衬衫，或者在新加坡某个古老的酒吧里挥挥马球棒，或者在澳大利亚骑骑马；只要能带来刺激，只要能周游世界，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没啥两样。

几周以来，我一直在路上漫游：从纽约出发西行，在旧金山一个朋友家里等候，与此同时趁着圣诞节购物狂潮，在铁路上与那个老窝囊废一起搬运箱包，额外赚了五十美元。我刚作为拉链号^③—

① Sea Hag Pacific，美国童话故事中兴风作浪、丑陋无比的女巫。

② San Pedro，美国洛杉矶国际海港，位于加州西南沿海。

③ Zipper，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一种豪华快速火车，如从芝加哥到圣路易斯只要五个小时，列车设有特等客车和餐车等。

等集装箱列车守车^①尊贵的秘密客人，从旧金山南下五百英里，因为我在那里铁路上有熟人；此时此刻，我将登上就停泊在圣佩德罗码头上的流浪者号轮船，我想我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海员。于是，我自豪地想，不管怎么说，如果不是为了这次远航，我敢肯定我或许愿当一名铁路工，学当司闸员，乘坐那列轰隆隆飞驰古色古香的拉链号火车，还可以拿工资！可惜那时我病了，突然患了一种加利福尼亚 X 型病毒性流感，鼻塞喉痛，难受极了；守车的车窗灰尘覆盖，向外张望几乎什么也看不清；火车在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和圣巴巴拉之间洒满月光的支线上奔驰，飞速驶过瑟夫、坦格尔和加维奥塔之间白雪似的拍岸碎浪。我曾试图竭力享受这次美妙的搭车旅行，但只能平卧在守车的座椅上，把脸埋在我卷成一团的夹克里；从圣何塞到洛杉矶，每位列车长都不得不把我弄醒，询问我的乘车资格。我是一位司闸员的兄弟，本人也曾是得克萨斯铁路段的一名司闸员，所以每次我抬头张望，心里都想：“好啊，杰克，现在你确实乘坐在守车里，沿着最为稀奇古怪的铁路飞驰，在你最异想天开的梦中，你不就想乘坐这样的火车吗?! 就像一个孩子的梦！你为什么不能抬起头，向车外张望，欣赏加利福尼亚州那羽毛般轻柔的海岸？来自各个东方国家和海湾门槛前的海水交织迂回，轻柔地抚摸着这片最后的大陆，海湾的吊杆支索又从这里回到卡特拉斯、弗拉普拉斯、弗蒂维奥斯和格拉特拉斯，多壮观啊！”可是，我抬起头，什么也看不见，看见的只有我那颗充血的心，那照在虚幻海面上模糊不清隐隐约约的虚幻月光，还有那铁路路基上一闪而过的

① caboose，通常挂在列车之末，供列车员工作起居之用。

卵石和星光底下的铁轨。早晨抵达洛杉矶之后，我肩扛塞得满登登的旅行包，摇摇晃晃，从洛杉矶调车场空地，走进洛杉矶闹市区的大街，在街上一家旅店的房间里卧床休息了二十四个小时。我一边仰面躺着，一边喝波旁威士忌加柠檬汁和阿纳辛^①，心里幻想着一望无际的美国大地——这里仅仅是起点——我想，不管怎么说，“我会在圣佩德罗登上流浪者号轮船，在你发出‘嘘’声前，已经起航驶向日本。”当我感觉好些时，我看看窗外，随后出门走上圣诞节洛杉矶赤日炎炎的街道，最后来到贫民区的台球房和擦皮鞋摊，四处游逛，等待绞盘机将流浪者号曳靠圣佩德罗码头的时刻，我将带着丹尼事先寄给我的枪，在轮船步桥上与他见面。

定在圣佩德罗码头见面还不止这个原因——他事先寄给我一把枪，他小心翼翼地把一本书切割挖空，将枪藏在其中，然后干净利索地把书密封好，外面包上一层牛皮纸，并用绳子捆好，寄给好莱坞一个好像名叫海伦的姑娘；他一边给我地址一边说，“喏，凯鲁亚克，你到好莱坞后，立刻去海伦家，向她索取我寄给她的那个包裹，等你回到酒店房间，小心翼翼地打开它，包裹里藏了把枪，是上了膛的！所以要小心，别崩了你的手指！随后，你把枪放进口袋，凯鲁亚克，你在听我说话吗？！我的话进入你的妄想了吗？不过，现在我要你帮我，你的朋友丹尼·布鲁，跑个小差，还记得吗？我们曾一起上学；为了生存，我们甚至一起假扮警察，想方设法四处骗钱；我们甚至娶了同一个女人。”（咳嗽。）“我的意思是，我们都想要同一个女人，凯鲁亚克，现在就看你的了，帮我跟恶霸

^① anacin，一种快速镇痛药。

马修·彼得斗，你带上那把枪，”他一边用手指戳我，一边用强调的语气吐出每个单词，说一个词戳我一下，“你随身带着，别给逮着，无论干什么事，别误了轮船。”多么荒谬的计划！这个疯子就是这种样子，当然啰，我没有带上那把枪，甚至没有去找海伦，而只是穿着破旧的夹克，匆匆赶路，几乎错过了轮船。我能够看见轮船的桅杆渐渐靠近码头；夜晚，四处亮着聚光灯；我沿着令人沮丧的长长的炼油厂和储油罐区，蹬着我那双破旧拖沓的鞋，开始了一次真正的旅行——从纽约开始追赶这艘该死的轮船。但是，二十四小时之内，真相即将大白：我永远别想登上这艘轮船——不过，那时我还不知道。我命中注定待在美国，始终如此，不管是当铁路工还是当水手，反正总在美国（开往东方的船也呼哧呼哧只在密西西比河上行驶，稍后我会说到此事。）我没有枪，面对圣佩德罗和长滩阴冷潮湿可怕的冬天，只能蜷缩着身子；夜间，途经一家“猫咪制靴厂”，厂门前一个角落里建了个小花园，还有几根飘扬美国国旗的旗杆；同一栋厂房的院内有幅巨型金枪鱼广告，看来，他们既为人类也为猫咪生产鱼类食品——穿过马特森码头，勒莱恩号还没靠岸。我留心注意马修·彼得这个混蛋，真是因为他才需要那把枪。

我们还得追溯到更早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在这场地球的巨大悲剧电影中，只有一个情节是我主动参与的，不过电影很长。不管这个世界有多疯狂，人们常常直到最后才明白：“噢，原来历史不过是在重复而已！”可是，丹尼故意毁了马修·彼得的汽车。他们好像生活在一起，与好莱坞的一帮姑娘住在一起。他们都是海员。从一些快照上你可以看出，他们身穿泳装，坐在洒满金色阳光的泳池

边，与一些白肤金发碧眼的女人在一起，摆出各种热烈拥抱的姿势。丹尼高个微胖黝黑，假惺惺微笑中露出洁白的牙齿；马修·彼得是个特别英俊的金发男子，脸上露出一副自信而冷酷的表情，或者说是一副罪孽深重、默默无言（病态）的表情，他是——这帮人，这个时代的——英雄，因此，你总能听见人们在背后议论他；从这边到宇宙十方^①中所有如来世界的另一边，每家酒吧和非酒吧，每个醉鬼和非醉鬼，都会告诉你各式各样的隐私秘闻，就像所有活过的蚊子幽灵，这个世界街谈巷议的严重程度足以淹没太平洋无数次，就像你试图取走太平洋海底的沙粒那样，取也取不完。这则大传闻，那段大牢骚，都是我从丹尼这个牢骚满腹、喜欢唠叨的家伙那里听来的，他是牢骚满腹者中最喜欢辱骂的人之一，“有时，我们找不到码头上的装卸活，也上不了喜欢的船，身无分文，说句实话，夜晚，深夜，我绕到那些极度奢华的公寓后面，蹑手蹑脚地绕道而行，在好莱坞的垃圾箱和垃圾桶里兜底寻找，找到瓶子可换五美分，我把它们放进小包，打算换点外快；而马修一贯作风轻浮，还频频举行大型派对，他竟然能心安理得地从我肮脏的手里拿走每一分钱，并把它花掉，而且，我从没听说过一句感激的话，一次也没说过，——次——也——没——有！最后当他拐走我最心爱的女友，带走她过了一夜时，你可以想象一下我的感受如何——我溜进他停车的车库，没有发动汽车，悄然地将车倒推出去，让汽车顺着街道滑行；随后，伙计啊，我一边喝着罐装啤酒，一边前往旧金

① 10 Quarters of the universe，佛教中释迦牟尼在给弟子讲法时提到“三界内外，十方宇宙”，强调世界之大。“垮掉的一代”中不少作家信佛教，如金斯堡等，他们的作品经常流露出这种思想。

山——我可以跟你说个故事……”于是，他继续说他的故事，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讲述：他怎样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库卡蒙加毁了那辆车，汽车迎面撞上某棵大树；他怎样差点没命，警察如何如何，还有律师、法律文书，各式各样的麻烦；最后他怎样抵达旧金山，找到另一条轮船；马修·彼得知道他在流浪者号上，在这阴冷潮湿的夜晚，会怎样在圣佩德罗码头的顶端等候着，带着手枪、匕首、打手、朋友，要凶器有凶器，要帮凶有帮凶。丹尼环顾四周，打算下船，随时准备卧倒在地；我呢，打算在轮船步桥下端等候，迅速把枪递给他——所有这一切都在这迷雾笼罩的夜晚进行……

“好了，给我说个故事吧。”

“别急嘛。”

“呃，是你挑起这一切的，对不？”

“别急，别急嘛，”丹尼说，语气独特怪异，说“JHENT”^①时声音非常响，嘴巴像电台播音员那样发出每个音节，后缀“LY”却发得有点英国腔。这是一种把戏，我们俩在某个预备学校里无意中学会这样发音，在那个学校里，大家在日常交往中，说话都尖声尖气：smotche smahz, ... shmuz, SHmazaa zzz^②，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男生们玩弄的愚蠢把戏，没法解释清楚，现在没人这么说话了，而此时，丹尼在圣佩德罗荒唐的冬夜，却依然对着迷雾怪声怪调地说话，好像并没有时过境迁。“GENT ly,”丹尼一把抓牢我的手臂，紧紧攥住，严厉地看着我；他身高大约六英尺三，垂目看着小

① 上文“别急嘛 (Gently)”英语的变异，英语中无此词，说明丹尼的文化水平不高，说话用词不规范；此词也可译成“悠着点”、“温和点”等。

② 这些都是不规则英语单词，每个词中都含有 s, z 等辅音，比较近似英国人发音。